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PV.916
23 January 2003

CHINESE

第九一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3 年 1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25 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勒凯什·索德先生(印度)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916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愿代表本会议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欢迎印度外交秘书坎瓦尔·西巴尔先生阁下，今天他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他今天的与会证明了他个人对我们工作的兴趣和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对裁军谈判会议所作的奉献。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以极大的兴趣聆听他的发言。

今天报名发言的还有比利时的林特大使，他将代表五位前会议主席发言，他们是阿尔及利亚的德姆卜里大使、智利的维加大使、哥伦比亚的雷耶斯大使和瑞典的萨兰德大使，当然还包括林特大使本人。此外，今天的发言者还有阿尔及利亚大使德姆卜里和西班牙大使米兰达。

现在我请印度外交秘书坎瓦尔·西巴尔先生阁下向会议发表演讲。

西巴尔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感谢你对我的热烈欢迎。此时此地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正值 2003 年之初新的令人忧心忡忡的问题和不确定性充斥于国际安全领域因而你们的审议工作进入关键时刻，印度担任了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它演变于冷战时代并成长为裁军领域中的唯一多边谈判论坛。它的前身是 1950 年代成立的 10 国裁军委员会，代表来自敌对的军事集团。随着少量中立和不结盟国家的加入，它成了一个更经得起考验的和更具有代表性的论坛，在随后的数十年中逐渐具有了多边性质。以往超级大国及其盟国的意识形态冲突在 18 国裁军委员会及其继承机构中可谓家常便饭。古巴导弹危机、阿富汗战争和中程核导弹在欧洲的部署是冷战时代对抗程度上升和紧张关系升级的一些例证。在理事会会议，谈判陷入停顿，代之以相互攻讦。然而这一机构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使关键角色交往接触，体现出一种寻求稳定的愿望，而这一交往接触最终加强了多边主义。

随着冷战的结束，出现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威胁。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以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烈地意识到国际恐怖主义造成的威胁，而这种认识是以前所缺乏的。恐怖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在上个世纪，我们曾亲眼目睹了左翼和右翼恐怖主义以及为了追逐脱离诉求或纠正所认为的冤屈和不公正而诉诸暴力甚至殃及无辜人民的恐怖主义活动。但如今恐怖主义在规模、打击目标、其事业的性质和识别敌人方面均不同于以往。它的根源来自原教旨主义；其打击目标是现代文明、民主、多元化和个人独立思考和行为的基本权

利。通过强烈的宗教灌输，并辅之以对历史的曲解和夸大其本身抵制历史进程能力的虚幻感而滋生出的荒谬愤世感。

它在全球各地筹集款项，如同它在全球各地招兵买马一样。全球恐怖分子不仅栖身于主权薄弱和欠缺的地方和地区，躲藏在陷于崩溃的国家和政府既无合法性又无效力的混乱国度，而且恐怖主义网络遍布各地，乃至藏匿于发达国家。一些国家政府故意利用恐怖主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这类网络的技术手段和周密的筹划显示出它们将全球化世界的内在联系为己所用。这种新型恐怖主义既是一种有形现象又是一种心态。对付有形现象要比对付心态容易，但即便在形体上消除了恐怖分子，心态却继续在为这种威胁活动源源不断提供新的人员补充。就在我们的周边，我们看到这种现象的滋生已有多多年，它繁殖于圣战者训练营和伊斯兰学校。1990 年代初，出现了基地组织，1998 年奥萨马·本·拉登建立了国际恐怖阵线，由恐怖分子集团在若干国家以外执行任务。许多这类集团目前在国内和国际上已受到禁止，但西方国家只是在“9.11”袭击之后才认识到这种威胁的严重性。袭击所造成的大量无辜受害者和袭击在西方国家未受察觉的周密细致的筹划迫使全世界民主国家重新检讨它们的法律、安全理论及其体制。

如何保护社会不受这种威胁，尤其是未来这种袭击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如何能够遏制这种袭击？如何能够将这些死心塌地的恐怖主义分子解除武装？面对匿名或非国家且无法意料的威胁，哪些属于正当的遏制行动，而一旦不果，哪些属于正当的武力？应当胁迫谁和应当与谁谈判？国际社会怎样才能防止正在陷于崩溃的国家不致变成传播不稳定和混乱的黑洞？国际社会怎样才能达成共识对付那些其政策、社会精神和体制酿造出维系这种国际恐怖主义的心态的主权国家？

值得回顾的是，无论是联合国大会还是安理会有史以来第一次一致承认必须对 9.11 恐怖袭击作出军事反应。北约随后引用了《北大西洋公约》关于集体安全的第 5 条规定。美国也对全球恐怖行动宣战。这不再是一个防止犯罪或执法的问题。在民主社会中，动用武力的合法性的限制性规定定得很高，议会、司法机构、传媒和公民社会对政府加以掣肘和监督。这样一种状况如何能与先发制人地使用武力相一致，特别是这种它所基于的是实时情报，而这种情报又是一种“特

别易变质的商品”？显然，按“战争”而非执法对付恐怖主义的决定改变了思维范式，关于威胁的性质以及对付威胁的手段均产生了新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属于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但现在该是这个机构承认这些已经产生的新的安全威胁的时候了。现在这些新的威胁与以往作为本会议主题的老的威胁之间有着一种可怕的联系。如今将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使用的国家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且人们已经对这类武器落入恐怖主义集团之手的危险表示出担忧。这类国家如今正在帮助转移核技术和导弹技术，严重威胁着民主国家的安全。而对国际安全的这种严重挑战未能以应有的严厉态度加以对待，这确实令人感到遗憾。

对付这类新的威胁我们似乎并没有任何长期可行的替代办法。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枪匹马地对付它们。需要在威胁形成之前察觉到它们的多边行动并需要建立遏制和防御这类威胁的联合阵线。任何恐怖分子绝无可能是自由战士，不存在可以接受的恐怖主义——无论恐怖主义发生在纽约还是发生在巴厘岛、查谟和克什米尔或车臣。我们需要共商大计制定出实际措施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必要文书，阻止各式各样的恐怖分子研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印度发起的防止恐怖分子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措施的决议在联大第五十七届会议上获得协商一致通过，正是一种谋求集体行动的主动行动。我了解到，就在上个月在这个大厅里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诸位中有很多人将《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视为有助于防止裂变材料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一项可行步骤。最初在讨论《禁产条约》的构想时，这一方面并不在考虑之内。然而，裁军谈判会议具有适应新的发展的固有灵活性。

正象印度总理在我们 1998 年核试验之后不久所宣布的那样，印度致力于积极参加本论坛期待已久的《禁产条约》的谈判。我们的立场是基于印度不谋求与任何其他核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行使我们的核选择权，没有违反任何国际义务，为的是制止任何可能会损害我们国家安全和战略自主权的核威胁，这是我国人民追求发展目标所必须的。我们拥有严格界定的核理论。它重申印度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且不会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这类武器。支持这一完全属于防御性质的理论的是完全受制于文职政府的指挥和控制系统。遗憾的是，我们所处的地区面临着咄咄逼人的核态势和军事领导层不负责地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我们的

理论还重申印度准备参加削减和消除核武器、《禁产条约》和有效出口管制的多边谈判。正如以前所宣布的，印度准备使其不首先使用的承诺多边化，以降低核武器在战略领域中的突出地位。通过逐步解除核力量待命状态可以解决偶发使用和未授权使用的余留威胁。大国之间若能保持非敌对关系，这些措施应当不难执行。

本月初在班加罗尔举行的印度科技大会第九十届会议上，印度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博士(一位著名的空间科学家)揭示了全球空间社会的远景，以及随着全世界发展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空间技术为解决人类星球的冲突领域，即能源、环境、生态、水和矿物资源危机而带来的潜力。在呼吁全球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作出起码的共同空间探索时，他告诫说：“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全世界的空间界必须避免将地球上的地缘政治冲突带入外层空间，从而危害属于全人类的空间财产。”

我们希望看到及早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开始谈判。我们不希望看到由于目前军事事务的革命化而造成外空的武器化——一种随后须大力采取裁军措施的事态发展。然而，为了使本会议能够开始实质性工作，我们愿意本着灵活态度考虑授权对这个专题先不进行谈判，但不一定排除今后谈判的可能性。

印度致力于受时间约束的全球核裁军的决心并未因我们奉行最低限度的可信威慑而减退。本会议得按照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授权那样，以一种全面和无歧视的方式找到解决核裁军问题的切实途径。在这样做时，我们需要超出上个世纪那种以全球集体安全为代价力求保持少数国家不对称优势的无效做法。我们一向认为，一种歧视性的条约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和缺陷不会有效，将来要被抛弃。为此，我们要提醒自己，这是裁军谈判会议，而不是“不扩散会议”。

在寻找对付新的威胁的途径时，铭记老的威胁并没有消除这一点很重要——由核武器构成的已有威胁有待解决；有待确保外空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如今放射性武器的威胁由于“脏弹”这一幽灵，要比二十年前更加真实。此外，生物技术领域的发展提醒我们，在一个技术驱动的世界中条约不可能保持一成不变。为了保持其效力，条约需要跟上变化中的现实步伐，无论这种变化是政治性的还技术性的。在所有这些当中，多边做法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即便我们觉察到不足以达成多边协议，但解决问题的答案仍然在于寻求多边途径而非进一步诉诸临时性技

术管制。这种临时技术管制的教训是，奉行法制和透明政策的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受到限制，而秘密扩散者却没有受约束。这些管制成为打压渴望发展和攀登发展阶梯的社会的手段，但证明对于遏制那些真正威胁和平与安全的社会无效。

就在十年以前，也就是在 1993 年 1 月，《化学武器公约》在巴黎开放供签署。《化学武器公约》是以全面、可核查和无歧视的方式全盘取缔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唯一国际文书。今年将召开《化学武器公约》的首次审查会议，为确保该公约所规定的主要禁止措施和义务在所有缔约国的合作下得到遵守和提供机会。我们还应当杜绝在审查会议过程中提出过分要求，不致使它象《生物武器公约》审查进程中所发生的那样陷入一片混乱。

印度一向主张裁军谈判会议应当从事实质性工作。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印度对阿莫林在 2000 年提出的建议表示支持，因为它使我们几乎就工作计划达成协议。2002 年，我们以同样的动机支持五大使的跨集团倡议，希望它能够弥合关键角色之间的鸿沟，克服这一僵局。

尽管从不同方面传来各种战争叫嚣——并且或许正是因为国际领域最近事态发展的挑衅性质——我们有一切理由使裁军谈判会议着手工作。我们担负不起因为会议所遇到的障碍或因为我们的挫折感使我们绝望放弃而让会议中止或萎缩的责任。外交，尤其是多边外交，要求我们在寻求解决办法时保持信念和耐心。裁军谈判会议的作用在于谈判具有重大和长远集体安全利益的法律文书。因此，本机构内基于商定议程进行的任何讨论都必须牢记这一目标。如果有关方面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裁军谈判会议可以重新恢复其原有的作用。

主席先生，我相信在你的任期内你会不遗余力地克服关键国家之间现存的重要分歧并寻求积极的结果，从而使本会议在 2003 年结出硕果。

主席：我感谢外交秘书的重要发言和他所讲的客气话。我相信他的发言会激发我们认真思考。现在我请比利时林特大使发言。

林特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今天我代表阿尔及利亚大使德姆卜里、智利大使维加、哥伦比亚大使雷耶斯、瑞典大使萨兰德和我本人，在本会议中被称为五大使的外交官小组发言。因此，首先我愿以个人名义祝贺你担当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并感谢你和你前任德国大使福尔克·海因斯贝格和匈牙利大使安德拉什·绍

博，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倡议一向给予的鼓舞。我们还愿向为推动本会议工作而作出努力的芬兰大使雷马表示敬意。先生，请放心我们会为促使本会议摆脱目前的僵局而作出全面的合作。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奥尔忠尼启则先生 1 月 21 日在本会议上所宣读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来函对我们的倡议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正当我们行将正式推出这一建议之际，他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舞。的确，在经过多次磋商之后并经过你的同意，今天我们正式提交这一建议，它载于 CD/1693 号文件。我们认为这份案文为通过工作计划提供了一种现实和建设性的办法。为此我愿和各位一道重温一下这一建议的起源和内容。

在美国发生的悲剧事件之后，2001 年 9 月 13 日，对于裁军谈判会议的未来有两篇重要发言。下面我来读一下 CD/PV.888 号文件中的英文原文。我们的美国同事和巴西同事在他们的告别发言中先后讲了以下的话。先是美国大使格雷说：

“会议的各届主席各自以前人的卓见为基础，争取最终为本会议恢复工作建立可信的机制。然而这一滚雪球式的渐进程序于 2000 年 8 月 24 日在巴西的塞尔索·阿莫林大使提出载于 CD/1624 号文件中的工作计划提案时，实际已告结束。如果我们不采取集体行动尽快抓住这一机会，这一机构今后会比过去四年更加无足轻重，裁军工作势必会转移到其他场所开展。”

现任巴西外交部长阿莫林大使说道：

“在读 2001 年年会的报告时，我充满了一种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我荣幸地看到我们所建议的 CD/1624 号文件[……]仍将作为本会议争取就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参考案文。另一方面，这份文件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后仍列在议程中，这一事实本身便证明了我们的集体失败。而任何人都不愿意将自己与失败联系在一起。”

这两篇发言为我们在 2002 年的讨论定下调门和范围。2002 年 5 月 30 日，我们的巴西同事，塞利娜·巴列·佩雷拉大使面对本会议缺乏进展问题说(由 PV/903 号文件记录在案)：

“虽然本会议同意将阿莫林提案作为就工作计划可否通过进行磋商的基础，但它后来却被用来阻挠本会议重新开展工作”

2002 年 6 月 20 日，本会议时任主席法国大使于贝尔·德拉福尔泰勒说道：

“我们要认真注意：除非因重新开始活动而得救，否则总有一天我们这个舞台会落幕，也许一去不复返。而我们一无所得却一切皆失。”

当时我们这个大使小组曾考虑了第一种备选工作办法，其采用的形式是由裁军谈判会议作出决定，就下列问题设立特设委员会，而不界定它们的任务：核裁军；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武器制造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这个想法之所以被放弃是因为它与 1999 年 8 月 17 日的 CD/8/Rev.8 号文件*所载的议事规则相矛盾，该规则第 23 条规定：

“[……]会议可设立附属机构[……]会议应对每一附属机构的任务作出界定[……]”。

2002 年 6 月底，我们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它包含就裁军谈判会议面临的四个主要问题的每一项单独作出决定。然而，鉴于集团内的区域敏感性不同，而且我们是在折衷基础上开展工作的，这一倡议似乎确实在推动我们制定一项囊括本会议所有成员均感到极为重要的各种因素的工作计划，而且该计划将继续遵照以往建议。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德姆卜里大使在 2002 年 7 月 31 日介绍草案第一稿时，它并不是一个新的开端，而是一份与以前的所有建议有着明确联系的草案。他指出，我们的草案也无意提出一份最后案文，或一份受任何具体条件限制的案文：实际上它需要由所有代表团作进一步的修改、修正和补充，以便经过演变并最终经过实质性和正式修正之后成为一份由各方和为各方所选用的案文。

2002 年 8 月 29 日，经过裁军谈判会议的许多协商和讨论之后，我的同事德姆卜里大使提交了一份正式文件，其中考虑到所有提交的改进意见。

自那时起，这份非正式文件在 2002 年裁军谈判会议的全会上得到许多代表团的支持，对他们的支持我们表示感谢。在他们的支持性发言中，大多数同事对这一跨区域和跨集团的做法表示赞赏，指出这一倡议的不凡之处在于它是由一批热心于裁军的国家提出的。他们感到，这些国家处于一种理想的地位，可代表国际社会在裁军领域中的集体意愿，因为它超出了任何利益分歧。他们还赞赏了该建

议的透彻性。他们指出，这一建议反映出了我们所面临的过去四年中未能解决的所有问题；最后，这是一项前瞻性建议，它能够与时俱进。

所有发言的代表团均赞赏我们的努力，并宣布他们准备与所有各方一道努力起草一项工作计划。

现在已获得正式地位的案文与 2002 年 8 月 29 日由智利的拉韦部长所宣读的几乎相同。考虑到我们工作的现实情况，在主席声明的最后一句中我们明确地指出，我们争取使各自立场趋同的努力将遵守议事规则。

总之，该建议提出设立四个特设委员会：即消极安全保障、核裁军、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委员会，并任命三名特别协调员，委托它们就下列问题进行协商：新型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一项总的裁军方案；和军备透明。

我们的同事德姆卜里大使提出的论点仍然有效，我请各位重温这些论点。其内容可见 2002 年 8 月 29 日的 CD/PV.912 号文件。我还是要重复我的阿尔及利亚朋友说过的话，以保证使我们的倡议绝不具有任何模糊性。我们的集体倡议基于旨在达成一项能够被和能够为所有各方接受的工作计划的其他提案。我们的倡议根本无意取代以前的提案或对它们加以抵毁。相反，它构成迄今为止提交的各种系列倡议的一部分并力图为它们相互之间搭桥。

我们这些人唯一关心的是创造一种有利于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和进行对话的工作气氛，以便使我们能够逐步赢得必要的妥协，从而使本会议完成它的任务。

在建议中我们保留了主席声明，因为它指出了争取达成一项工作计划的集体努力的积极效果，并建议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开展对话以便达成必要的妥协。这也正是我们倡议中的所有内容，其中包括主席声明草案，仍可对之加以修正和修改的原因所在。

在闭会期间的协商中，我们感到只要有必要的政治意愿，就能够朝着积极方向前进，以达成一项能为所有各方所接受的案文。我们相信，有了这份文件——它可继续发展而并非一成不变——那么就一项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显然离我们已经不远，我们敦促所有各方尽最大努力尽快消除分歧——在我们看来，分歧并非那么严重——使本会议能够重上轨道。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比利时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客气话。现在我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穆罕默德－萨拉赫·德姆卜里大使发言。

德姆卜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由于我的朋友林特大使代表我们这几个人向你表示了祝贺，我谨向你保证我们将给予充分的支持与合作，使你的任期令整个裁军谈判会议受益。

严格地说，我并没有长篇大论要发表，只是继林特大使发言之后想补充几点，以便在我们继续工作时能够加以考虑。

在过去的两天里我们收到了一些重要信息。首先，正如林特大使在发言中指出的，我们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来函。虽然他对我们的工作缺乏进展表示遗憾，但他强调了可能引导我们取得某些积极和具体成就的积极征兆。而今天我们刚刚听到了尊敬的印度外交秘书希巴尔先生的发言，他概述了新的分析内容，并对当前的形势作了介绍，指出了新的态势、新的令人关切的问题和新的不确定状况，因而向我们展示了当今世界不对称的冲突和它们对整个国际社会构成的威胁。他的发言使我们不得不直接面对我们的责任。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谨希望重申比利时大使代表裁军谈判会议五名前任主席的发言中谈到的两个要点。第一个涉及优先事项：我们都了解，订出职权和任命特别协调员是一项绝对优先的任务，但在这类职权中不存在级别高低，无论是消极安全保障、核裁军、裂变材料还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它们均处于同一优先地位，这使我们最终有可能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就一项或另一项职权着手开始工作，而同时等待就其他职权达成共识。显然，如果我们现在企图为这些职权订出任何优先排序，不久我们就会发现并非每个人都愿对同一职权给予同样的优先地位。

第二点涉及案文可以发展这一事实。显然，这份案文既非圣经亦非可兰经，既非福音亦非吠陀——我可以接下去列出不同的圣文。不：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它在我们大家的对话中可加以改进，正因为如此，讨论始终应当是开放式的。

当然，有一些是我们必须表达的希望，希望能够将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资源用于确保积极和创造性的工作。这正是我们大家在这一紧张和艰苦时期所需要的。我们还必须确保这一论坛的开放性质不致明显带来敌对和矛盾，而是我们的智慧和使命感能够使我们取得的最佳成就。或许届时裁军谈判会议——请允许我在此将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谈到联合国时所说的一番具有历史意义的话略作修改——或许届时裁军谈判会议无法使我们升入天堂，但却会使我们免下地狱。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客气话及保证给予的合作。现在我请尊敬的西班牙代表卡洛斯·米兰达大使发言。

米兰达先生(西班牙)：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在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之际向你表示祝贺，而实际上对于由你为本会议掌舵，我们应当祝贺的正是我们自己，因为在我来到日内瓦短短的时间里，我已多次有机会领略你为人称道的个人的睿智和职业敏感性。

我希望在你担任主席期间，我们能够达成协商一致，从而使我们能够从事本会议的实质性工作，或者我们至少能够就达成这种共识取得重要进展，这不仅对于裁军谈判会议的声誉、存亡和效率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必要的。

最后一句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夸张，但主席先生，这正是裁军谈判会议存在的理由：就影响我们集体安全的问题进行处理和谈判，从而通过裁军和军备控制措施、减少冲突危险和防止军备竞赛加强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正是会议以往所取得的成就，本会议确实保持了成功的记录，而这一记录不应当因为它目前这种持续存在的停滞不前的状况而受到玷污。

本会议裹足不前已有多多年，随着声名狼籍的柏林墙在 1989 年倒塌，迎来了国际关系的新时代。处于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本会议若不就实质性问题开展对话，例如就不仅影响到其成员国而且还影响到本地球上其他国家的安全问题进行谈判，毫无疑问不仅会适得其反，而且甚至是危险的。

对于这种不可原谅的僵局，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并非承担相同的责任。目前，世界面临着威胁到其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危机，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其中包括非政府团体和恐怖分子使用这类武器的危险确实正在增加。因此，现在应该是本会议所有成员作出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努力来确保本会议重新启动的时候了。

现在我来谈一下由五位大使起草的工作计划。他们的建议去年 8 月已由德姆卜里大使、林特大使、雷耶斯大使、萨兰德大使和韦加大使口头作了介绍。2002 年

9月3日我也在本论坛转达了我国对这一倡议所持的欢迎态度。我曾强调，该案文考虑得极为周到，因为它是由代表不同区域集团的五个国家的五位大使提出的，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搭起一座沟通各集团的桥梁。他们还表明，所有区域集团中都有迫切希望重新启动裁军谈判会议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在各集团占大多数。

五位大使现在决定正式提交他们的建议。我认为这是一项明智和重要的决定，因为现在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谎称这一建议不存在或无关紧要。

我还认为，这一建议不仅考虑周全，而且还象其提交者所称的那样，灵活而且可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其案文并不一定非要象目前的措辞那样精练，如有必要可以任何方式作出修改，以便争取共识。西班牙可以接受按目前措辞的建议。我们认为，案文合理地涵盖了本会议成员国在安全与裁军事务方面所关切的所有问题。因此，主席先生，我国除了提供合作之外，还愿意鼓励本会议所有成员作出必要的努力接受这一建议，如果它们希望作出修正，可以以建设性方式进行修正，以便使我们的立场更加接近，而不是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西班牙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客气话。

今天的报名发言到此结束，还有哪个代表团希望现在发言吗？看来没有了。

我想提请各位注意你们所收到的 CD/1692 号文件。它载有我作为本会议主席收到的联合国秘书长给我们的来函，其中向本会议转达了由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就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通过的所有决议，包括为本会议提出具体要求的决议。秘书处通知我，理事会会议厅对面的 C-111 室内的文件分发台已备有这份文件的所有其他文本。

你们可能已注意到，按照 CD/1036 号文件中所载的决定，本会议应在年度会议的头两周举行两次全体会议。因此，本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2003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在本会议厅举行。到目前为止，这次全会的报名发言名单上只有荷兰的桑德斯大使。

正如我以前向你们所表明的，我一直在进行协商并希望扩大协商的范围。因此，1 月 28 日正式全会之后，我们将以一种非正式全会的形式继续进行协商，以便就重新启动裁军谈判会议的途径和方式展开讨论。我希望我们能够进行一次富有成果和卓有成效的讨论。

我有一件程序上的事项要通知，我相信各位已收到了今晚我举行招待会的请柬。招待会原定时间为下午 6 时 30 分。但由于印度外交秘书要赶今晚的一个航班，我要更改一下时间，为此我请各位 6 时出席。对各位的理解深表感谢。

上午 11 时 15 分散会。

-- -- -- -- --